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二十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世宗肅皇帝

庚子十九年春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
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夏四月風霾

是年二月甘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鎮達賊盤據於西海
番族住牧於南山回夷入貢往來交馳李虜乘機出沒
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疏入報聞三月虜入榆林塞
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聖而

出總兵周尚文駐兵青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殺畜火器。遇婦人輒殺。不掠。四月風霾。旨下兵部。議防邊方畧。言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

武定侯郭勛誣奏戶部尚書梁材刑措。起故右都御史萬鏜勘處湖貴苗亂。○秋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于蔚州。

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還虜於馬連堡。又敗。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虜酋哈喇。

噴糾俺荅几祿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十人齊旗收馬
負十日食入塞比報至虜已過順聖關抵蔚州凡留宣
府境內者幾兩月撫臣守臣行賂竟論功陞職

是年罷武舉鄉試○八月虜入大同塞大殺掠人畜

八月薊州撫臣言桑顏酋革蘭台結北虜且并力侵邊
令撫臣論革蘭台虜入大同塞虜覘大同兵東援宣府
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
逐出城盡走虜中虜得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幔令爲僧
道丐乞入謁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
理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
囊俺荅二酋分道入塞大同軍顧與虜約無掠我人畜

我亦不復攔若虜喜啗指折箭去至秋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虜掠我輜者名買路錢大同巡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軍亦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喬調援亦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窰青屹塔侵至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由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興嵐交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比之邊城萬萬不侔且

各賊未遭挫衄。延住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爲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鄉導。近年大同叛軍。向順無門。助賊爲惡。卽爲酋領。生長中原。習知險易。又覘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紘。庶兵部尚書張瑄。不以馬京謾曰虜且退矣。

命提督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總制陝西軍務

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紮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邊塞

大掠固原撫拔羽書咨至天和爲虜隔逾月奏不至既
迺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又言卒張奴兒殺吉蒙之子虜
諸酋大哭遁去於是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衣正
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
僉事內閣以謀議惟懷良言加少師翟奎少保謂本兵
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張貴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副千戶
冬十月內閣碩陽臣卒○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提督兩
廣侍郎蔡經奏進安南莫登庸投降圖并解小日許三省
等赴京

毛伯溫仇鸞既至兩廣會同兩廣撫按總兵等官會委
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往福建漳泉等處覈募兵船分

委布政楊銓叅政蕭晚等總理分理錢糧按察使歐陽
席查革姦弊按察副使韓楷督率押運案行兩廣雲南
三司守巡兵備副叅等官轉行安南長慶諒山府衛永
安文淵等州各父老省諭莫登庸莫方瀛知悉頃者上
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偽其稱願以土地
人民悉聽天朝處分俱要逐一聲說各吐由中實語勿
事紙上虛文若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
弘宣吊民之意仍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文淵等州
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二萬兩奏聞朝
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歸附者亦卽以其地與之
隨處叅政翁萬達等申請提兵壓境宣布朝廷威德庶

使夷心懾服。束身待命等因。乃分兵三哨。憑祥一路爲中哨。龍州羅峒一路爲左哨。思明府思陵州一路爲右哨。又分奇兵爲三哨。歸順州一路爲一哨。欽州一路爲山哨。烏山等處爲海哨。共漢達土目官兵一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員名。總督叅贊等大臣親詣南寧府調度兵糧。相機行事。於是莫登庸洵懼。遂申爲投降乞恩宥罪事。內稱登庸荒微細民。限於知識。然每逢瞻北極光。被南邦天清地寧。海晏河澗。登庸仰知中國有聖人矣。况天威振動之下。而有陽春貽蕩之仁。懼感交并。曷可云喻。登庸竊惟先國主黎氏末運。速遭相繼淪沒。至黎諛攝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俗。

誓以國事付之於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登庸父子謹遣阮文泰等齎表乞降。并祈處分。俱出誠心。別無虛詐。但積誠未至。不能立動聖心。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登庸子方瀛不幸遭疾而亡。國人狙於舊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前誤相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循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致庸與子孫福海。惟執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南上。兵壓境。不庸猶困豕。何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其具軍門。檄問備奉天言。慈澤無涯。拊膺流涕。切念登庸有罪。黔首無辜。聖慈

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駢戮羣黎登庸何幸以羣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蒿呼幸同小目阮如桂等於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恭候南關組繫出境詣幕廷而稽首輸中款以投降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長孫福海方在喪次不可遠離登庸謹遣親姪莫文明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請闕待罪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敢有飾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登庸得以內屬永世稱藩及比照列藩事例歲領大明一統曆書刊布國中共奉正朔則莫大之幸也雖登庸先

國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之餘。固知其不可以再廢戒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命。豈敢仍蹈往誤。自速天誅。比者登庸聞廣東欽州知州杯希元奏稱如昔貽浪二都。漸寔金勒古森。葛四喇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其本國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遽以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又登庸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慮唐突。惟以投降聽處實情具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登庸不勝戰慄之至。爲此理合備申。伏乞轉達等因。該監督中哨廣西叅政翁萬達具呈。

軍前隨會差指揮劉盛等齋執令旗令牌前去准其來降。翁萬達等預於鎮南關近地張開幕府高築將臺。候軍前進止至期莫登庸素衣繫組躬率小目耆士人等亦各以尺帛束頭候于南關乃於臺上恭設龍亭覆以黃幄中立令旗令牌前置香案兩廣三司副參監統衙門并齋執旗牌官分班列侍傳令開關登庸暨其姪莫文明并小目耆士人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委官指揮使王良輔等稟准傳遣生員謝天縱為解其組及接受降本登庸乃俯伏五拜三叩頭畢伊姪并小目耆士人等亦各以次降服如儀合國夷民引領於彼國關口若崩角稽首首又不知其幾萬人也少頃登

庸仍率其姪并小目者士及彙國夷民恭向軍前俯伏
再拜當蒙宣諭朝廷恩威及軍門號令姑容戴罪還國
待爲轉奏賜以不死登庸俯伏再拜稱謝回還訖乃傳
令閉關收兵回營其伊姪莫文明并小目從人許三省
阮簡清阮延祚等二十八人莫文明代齋登庸降本一
通小口阮如桂等另具降本一通俱押送欽差軍門投
遞外臣等竊惟自古南夷創亂類皆桀鰲祖詐憑恃險
阻勢強則鴟張以梗化力屈則鼠竄以全身中間亦有
稍識利害通欵求附止於遣使奉表致其方物如尉佗
黎桓者以漢文帝宋太宗之盛雖名爲向服未有褫衣
自縛懇求哀切如莫登庸今日者昔苗民逆命舜命祖

征及其來格則從而分北之分北云者謂分別種類明
立界限使之有所約束以遂其生蓋不如是勢必復致
爭亂而吾所以涵育化生之仁亦有所壅闕而不能全
此帝王之待夷狄所以爲義之至而仁之盡也伏惟皇
上德符堯舜功光祖宗神武之威藏於不殺顯比之化
溥於無私是以先聲丕振而黔首震驚一矢不遺而蠻
邦底定蓋已收有苗來格之功寧可無虞廷分北之化
所採莫澄庸井小目者士人等乞要內附稱藩歲領大
統曆日補足節年貢物等項臣等查得安南自漢晉以
後雖稱內附然夷獠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宜於中國大
率數歲一亂亂必連結黨類攻陷殺戮又必數歲而平

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處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夷此其明驗也叅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以夷治夷庶爲穩便如以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爵土伊孫莫福海見今待命僮蒙矜宥或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名色以漢唐故事每年行廣西布政司頒給大統曆日令赴鎮南開祇領先年所缺首儀查照補足以後年分照常舉行其欽州浙凜古森丫葛金勒四崗行令原爲安甯事情添註叅政副使等官查昭原額編入欽州版籍仍量優恤三年以後一體科差其先後差來夷使事畢放回此止所謂以夷治之者也但恐議者尚以黎氏爲疑臣等竊伏思惟黎利倡亂阻兵陷沒郡縣殺敗

官軍大將如柳昇大臣如陳洽皆死於利之手其餘官
吏戍卒不能自拔者悉請其毒臣等至今言之尚為痛
心我宣祖特以生靈之故不欲窮兵而姑與之耳今莫
登庸之罪既與黎利之犯夏者不同而一聞天聲遂匍
匐請死亦與黎利之屢抗王師者有間黎利既蒙寬貸
則登庸似應末減至若黎寧雖自稱為黎利子孫然臣
節據諸司查勘蹤跡委的難明鄭惟憐一向潛住該國
上下朗石林州崙寨附近廣西土官地方黎寧面貌素
不相識故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昭或稱元和或
又以爲阮淦之子或又以爲鄭氏詐稱近據雲南布政
司開報會審夷人鄭恒口詞稱漆馬江峒雖有黎寧而

來歷宗派不可得詳所陳事情年貌又與鄭惟傑原報互異俱難憑據臣等以爲今日之所處分係我天朝安邊境馭遠夷之大策其操縱子奪不宜以通敵之子孫而爲前卻但黎氏自修貢以來已蒙列聖寬宥若其遺裔尚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等官查勘果有可據聽令仍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但屬管束或量與職事徑屬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勿論其鄭惟傑即與廣東所屬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至失所如此處分庶爲曲盡乞勅該部覆議上請取自聖裁○又題爲祗獻安南投降國本事臣等竊惟安南自五代以來不入中國版圖負其瘴癘險遠或服或叛中國常以不治

治之及至不得已興兵遠討雖至事勢窮蹙尚乃冥頑弗率未有一聞王師之至卽委國聽命自縛乞哀如今日之卑順者也非我皇上至誠神武以不殺爲威以萬全取勝何以至此昔殷高宗伐鬼方二年克之周宣王平淮夷近在要服之內當時文士猶作爲殷武江漢等詩播之金石秦之家朝然後殷宗周宣之美煥然賄乎后世矧皇上駿列邁跡殷周可無形容以示今傳后臣等待罪行間歌頌非職所及謹將出師受降次第布爲八言曰天威丕振曰交夷組繫曰釋縛乞降曰稽首祈恩曰夷使輸誠曰夷酋咸服曰耆士陳詞曰夷民感德臣等非有尺寸之功所以彰明我皇上至誠神武邊裔

羣生化及蠻貊捷於影響雖大舜于羽七旬苗格之盛
方之亦不是過實爲我國朝千萬世無疆之休伏惟萬
歲之暇少賜披覽○又題爲遵奉明旨以議處安南事
臣會同總督軍務威寧侯仇鸾案詳軍務兵部尚書毛
伯溫議照安南夷國莫方瀛先次具本乞降已該臣等
查議會題並將差來小目阮文泰等案行南寧府收發
嚴密衙門居住聽候處分今莫文明等復齋降本赴京
阮文泰等事同一起相應併行起送及莫登庸及國人
投降情由該總督叅贊大臣遵照勅諭事理會同臣先
行呈馳奏聞外今差指揮王良輔等管押莫文明阮文
泰等并齋莫登庸等原本赴京待命理合題知

辛丑二十年春三月賜進士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及第
出身有差○夏四月宗廟災

初震火起仁廟風大發仁廟主燬俄而成祖主又燬延
藝太廟及昭穆羣廟上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入
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帝后主亦奉景神殿

夏六月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
仍與世襲十三路地各置宣撫司聽都督使管轄莫文明
阮文泰等賞各有差遣回毛伯溫加大子太僕卿取回京
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鸾嘗銀及紵絲俱昭舊擾督鎮守○
秋八月虜入大同塞

八月吉囊先入大同塞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

瞭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
入關時樊繼祖總督宣府大同軍務且給銀九十萬兩
爲餉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字禦虜大
原北侯城村力戰死虜遂至山西省城又越而南殺掠
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上俺荅復入又越大原
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

九月添設鴈門寧武偏頭三邊總督

兵部會題先年賊犯山西或至陽曲灣或至黃土寨或
至寧武關或至四鎮衛猶皆在省城之北故迤東壽陽
平定迤西交城汾州迤南和順遼州等處恃有省城宴
然無事今則東幾至井陘西幾至冷泉南幾至潞安大

羊之跡殆遍山西雖山東河南畿內等處俱當振插度
勢審時誠可疚心合無吏部推知兵文職大臣一員前
去山西專一提督鴈門寧武偏頭等三關管理軍務兼
理糧餉制可

復行武舉分別邊方腹裡名數

兵科給事中任瀛具奏復設武舉兵部覆議奉聖旨近
年武舉委無實用合依擬開設務求真才實有將畧的
分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
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

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

時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乞會推總督

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文選郎中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渠負困恩。邊事大壞。今猶為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抹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馬昂統兵。隴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猷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起。翟鵬。內批用鵬。

冬十一月。遣兵部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陞山西提學副使胡松為山西布政司叅議。三閔備用。

松奏為陳愚忠申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條開懲苟玩
言都御史史道總兵官王陞陰納賂遣虜賊戒令勿殘
已地上負朝廷節鉞之恩下增夷虜驕橫之氣中失邊
城士人之望雖寘諸極典不足以盡其辜及修障塞懷
攜二慎選投廣問謀嚴備禦核屯戍等事該兵部覆題
奉聖旨胡松所陳多出忠懇故有是推

士寅二十一年春二月宣大總督樊繼祖大同總兵王陞
白爵以行賂僅罷官巡撫陳諱史道削籍南面總督翟鵬
召還京○是月虜掠蘭州○三月復以翟鵬總督宣大偏
保及山東河南軍務○夏五月翟鵬罷

樊繼祖以九十萬兩花銷餽遺時宰言官交章論劾竟

不之罪得歸田去翟鵬質前踴勦不善則權資通貨財
再出總督例辭時宰私宅時宰惡之數日不得通鴉以
邊事急遂行至鎮以邊乏疏乞兵糧時宰票旨不能為
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能大有死書刺泉劉
陽四巡撫時右清紀郎周鈇言虜必再至乞早為防禦
計謫鈇廬州府知事

六月虜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六月虜又大入塞時吉蒙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
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數酋經朔州破
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內閣夏言罷進翟奎少傳謹身殿

大學士

時嚴嵩爲禮部尚書初見龍信欲入閤而夏言阻且擠之遂結怨造謗聞於內久未發會口食方復回聖諭卽下村道云百言放肆縱恣天性已成不堪放忠謹敬畏言官係朝廷耳目專一聽受主使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盤坐言卽曰時人正隘目而視不可言官不爲國思報但只欺誘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媚竈通不開一言片疏論奏糾發今日神鬼亦怒諭播中外欽此於是科道各會疏劾貴溪十三道疏奉聖旨祖宗設科道官爲朝廷耳目這厮每全非人類但結合欺罔不思盡職業不過歸惡於上謂言出禍隨

君人不明耳喬佑等爲甚并沈良才等吏部會同都察院從公盡誠考選分別去留來說六科既奏旨已有旨了欽此吏部考察疏云考得監察御史喬佑等四員都給事中等官沈良才等三十二員官居憲諫職任耳日旣不能愛惜名節又未嘗曉知治體惟欲是已而非人輒敢徇同而惡異或經年累月論建但聞或屢廢違旨煩瑣可厭方夏言輔導不職莫肯指實糾彈至聖諭切責甚嚴猶且互相觀望上負朝廷好問好察之誠下失臣子左言危行之義罪狀旣已甚明罷黜亦不爲過伏蒙皇上曲賜矜宥特令臣等會同考選益見天恩慈厚王道平明寓仁覆於震疊之餘齊威嚴於包荒之下

及看得科道建白本頭各該掌印輪流具名至於平素挾邪臨時主議固不係列名之先後也臣等祇遵勅旨忝諸素履從公考選分別等第應請降者調降外任應留用者通加罰俸欠乞俯從臣等議擬本旨是奇佑等這斯們職任言官寄以耳目專一黨附權力欺蔽朝廷夏言輔導無狀不敢指竇糾彈及奉有明旨仍候覲望顧忌好生姦諂誤國本都當重治姑依擬分別等第發落喬佑等三箇并高時都降一級調邊方外任何允魁等九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二十六員姑且留用各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既選未久姑從輕罰俸兩箇月欽此

召濯鵬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備保山東
河南軍務○虜駐大營於平遙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
丁酉至于七月庚午始去

上出賞格榜斬俺荅營銀千兩陞不次他酋三百兩陞
三級時俺荅青台吉叭蟻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
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壘平陽
下邑時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益
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
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救擊虜掠我牛羊衣襪
男女逃遁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
起營盟約諸將囑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

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憚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射傷衣創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窮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這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西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躡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宣臣並死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立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閃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虜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二十餘萬人牛馬羊猪畜二百萬衣襍金錢稱是焚公私廩舍八萬區蹂

田禾數十萬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之時羽書急議築京師羅城與役有日給事中劉養直力言不可遂止

萬錠條上勘處湖貴苗夷方畧

湖貴之間有蠟爾山諸苗居之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箠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西陽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窟穴從實相蔽匿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箠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斂賄賂更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與爵還雲南多所求索洋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

日相莫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通欠責覓戶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平頭土官遂率印逃諸苗悉驟然叛矣洵貴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嘉靖庚子召萬鏗為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鏗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久而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期為諸苗所信服足辨此事鏗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期即土指揮少曾為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

能訪煽諸田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期陰構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應期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用之征則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賫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延不成鐘乃具疏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絕險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戡兵以存糧而畝持久之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今

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極敵苗夷。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上方略。專意防守。不事征進。鏗又有書與中朝人士。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猩猩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僂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崗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巖。天晴之日。亦

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卽霏霧迷濛。尋文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確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情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讎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啓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技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

酉陽平頭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投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共事勢之難如此。苗夷常言：朝廷有駟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勦賊爲

已任者蓋亦畏其難耳况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
類於閑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師
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己身之艱危乎積
習有年檢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鐘遂一意撫
處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
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堡給冠帶
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苗雖稍敢然未
懲創內實驕橫云

八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嚴嵩進武英
殿太學士內閣辦事仍掌部事

癸卯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秋八月虜入榆林

塞又入其肅塞

甲辰二十三年春三月賜進士秦鳴雷等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詔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

是秋虜入大同塞總督尚書鵬禦之虜退時虜首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佛郎機銃獲誅之兵部遂請散各鎮防秋兵

秋八月內閣翟奎為二子登第被論削籍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許讚為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張璧為東閣大學士並內閣辦事○冬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逮總督程鵬巡撫朱方下詔獄

以兵部掣防秋兵太早故虜遂深入鵬謫戍邊行至河

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捷民家留鵬
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度成錦衣衛獄

乙巳二十四年春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
撫張子立謫戍○楚世子英耀紉其父王顯榕遣司禮太
監溫祥駙馬都尉鄔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錦衣衛指揮
使袁天章卽訊之

一楚王顯榕選配吳妃生子英耀嘉靖十七年冊封爲世
子出居緝熙堂讀書十九年英耀選配陳妃復令樊營
通陶元兒等密引官人方三兒于緝熙堂宣淫陳世妃
啓知吳妃轉啓楚王執方三兒鎖禁北園陶元兒杖殺
樊營痛杖四十英耀懷恨又樂婦宋么兒常在楚府唱

感英耀喜之。令劉金密接宋么兒。于緝熙堂宣淫。楚王
聞知。劉金引誘英耀爲非。恨欲杖之。劉金憂懼。遂惑英
耀。日後王位不穩。英耀怒稱我先了他府中。誰人敢說
劉金乘機贊好。二十四年正月元宵節。英耀啓請楚王
飲酒。英耀令謝六兒等執銅瓜。田堯等執棗棍。塗抹面
目。帶回回假鼻。伏緝熙堂後。楚王卽座。英耀舉手。劉金
督率謝六兒等擁出。突用銅瓜棗棍。弑王身。逝王侍從
人朱恩等從廣智門城上。用繩繫下。急赴巡撫都御史
車純。告王遇害情由。行按察司查究。英耀遂將宋么兒
稱爲新娘。娘與之私住于明陽宮。都御史車純會巡按
御史伊敏生具奏。上命溫祥等會同撫按官究問。英耀

弑父情實題奉聖旨英燿悖天道主謀弑父罪惡無前
覆載不容既經差官勘實多官會議明白首欲明正典
刑朕不敢赦本當凌遲處死但係宗枝姑從輕着告于
皇祖斬首以示仍焚棄身屍不與埋葬

秋七月新太廟成

宗廟災初議仍建九廟奉睿宗皇帝入祀上以孝宗睿
宗兄弟並行同祀一廟則不得全其尊分建二廟則廟
貌狹隘乃布詔天下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睿宗武宗左右以次而
列皆南向德懿僖仁四祖居祧寢南向

罷帝王廟元世祖祀

先是脩撰姚沐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至是給事中陳斐又言之乃罷元世祖及從祀木華黎等五人

冬十月內閣許瓚乞致仕削籍張璧卒○十二月起夏言仍內閣辦事○壽寧侯張延齡決西市

張延齡先以指揮司總僧人宗賓人命會議故殺擬斬監候張鶴齡降發南京錦衣衛有奸民劉東山等十餘徒黨結在京挾詐人財窺伺延齡兄弟皇親家富易爲生詞挾詐妄造內官趙稷向鶴齡傳說聖躬疾重不久當崩就將恭穆獻皇帝廟號并四郊都拆鶴齡舉手加額夜則三更密咒皇上聖母并槩官不安等虛情捏素

行三法司會問參看待劉東山等羣奸構黨擡捏扛幫
僞造咒咀虛言任意縱放以送私描畫冤鎮假高隨情
指摘以網利瀆毀君父全無忌憚指斥乘輿人不忍聞
詐同堯代之共工奸如魯邦之正卯投諸豺虎猶有餘
辜及照犯人張延齡一門過盛恃寵驕恣濫受各色無
籍之徒分爲腹心爪牙之用假威張勢侵害良民欺騙
商賈資本上下通分圖謀小民財產主僕各占因而致
灰人命弗可勝紀法官會明議擬斬罪伊兄鶴齡降調
南京奈何驕恣成性猶不善處致使劉東山等接踵虛
奏而不知止者蓋延齡淹久未決可挾而利其所有也
周公誅管蔡載之於書漢文誅薄昭書之於史以明大

義斷親重紀綱也劉東山等柳號死訖延齡監候至是
夏言復入內閣延齡遂死西市

丙午二十五年秋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總督侍郎曾
銑請復河套

銑爲御史時計擒遼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尋陞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被虜數寇殘乃移銑山西山
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陝西時總督尚書張珩謫戍以
銑代之○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
河套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
議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文莊以爲未
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

翰林此余肅敏經畧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肅敏爲失策嗣後揚遠者亦屢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近年吉囊俺荅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嘉靖丙午侍郎曾統爲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息莫敢言者統區盡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

倭寇浙東以朱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

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矣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償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

鄉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面飽煖旦夕強者齋齋
欲洩其怒於是王忤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
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
憤斫殺卽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
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統爲浙
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統任恣任勞
屢禁閩浙諸通番者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
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達官家爲之強
截良賈貨物驅令入舟統嘗言去月夷之盜易去中國
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永冠之盜難於是福建
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鐘捕獲通番九十餘人都御史

統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夾干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不便者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統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卽訊甘心煨煉必欲殺統統憤悶卒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鐘皆論死繫按察司獄自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

戶部尚書王梟謫戍廣東肇慶衛○遠山西巡撫孫繼魯繫獄卒

丁未二十六年春三月賜進士李春芳等三百二人及第出身有差○夏遠貴州巡撫王學益下詔獄

湖貴亂苗萬鍾議撫已有端緒遠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廣巡撫姜儀貴州巡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楊

參將將赴湖過辰州爲賊所縛姜儀畏罪上言王學益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逮劾王學益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學益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

降湖廣巡撫姜儀三級調廣東布政司叅議

蓋勦旣無功撫又失策也

冬十一月澄城山裂東西移四五里○十二月京師大風

霾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遼陝西總督侍郎曾銑下詔獄奪夏言輔弼官以尚書致仕

先是曾銑劾河西總兵咸寧侯仇鸞奸賍鸞逮下獄會

涇城山裂移有分崩離析之象。又京師大風霾。上敬天
疑畏。以套議問輔臣。嚴嵩高遂言。夏言左右曾銑爲此
議者。臣不得預。亦不能止。不敢言。上遂大怒。逮曾銑。下
錦衣衛獄。奪夏言輔弼官。以尚書致仕。

虜入遼境。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珪代之。
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寡亦弱。又糜我官賞。交市且
地饒魚米。益馬。近年撫臣於赦。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
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
十人。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虜人畜萬計。宗明及總
兵戴濂。皆罷。聽勘起李珪代宗明。

以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劉儲秀爲兵部尚書。

秀尋削籍。以趙廷瑞爲兵部尚書。

丁未秋，兵部尚書陳經被劾去。王以旂代之。至是以河套議出爲陝西總督。以劉儲秀代之。儲秀循例疏辭。上怒削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時王果簡諒廉平。孫繼魯清儉苦節。劉儲秀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意。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卒安享榮祿。卽有論劾。行賄得解。而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爲內閣劫持。下爲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爲循謹。千金雙壁。絡繹道路。卽以雄才大器著聲矣。

三月曾銑死於西市。逮夏言下錦衣衛獄。

仇鸞恨統發統匿出塞喪師諸事以助夏言得解及言
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統論死西市夏言行至丹陽仍
逮入京論死繫錦衣獄仇鸞竟釋不問

秋七月八月京師地震五震○九月陞提督兩廣兵部侍郎
張岳為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是月虜
大入塞至于居庸關○十月夏言死於西市

嚴嵩言虜寇深入以河套故報復也遂決言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學
士並內閣辦事○秋虜入宣府大同

庚戌二十九年春三月賜進士唐汝楫等二百二十人及

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苗賊攻陷印江縣治降詔切責張岳

張岳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菁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上降詔切責岳岳詢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除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撫處如故外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堡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以九月進兵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

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時苗已衰敗岳乃撤新調兵而留石邦憲等捕首惡
虜僉答寇大同總兵官張達出擊副總兵林椿赴援皆死之起廢咸寧侯仇鸞為總兵加官保鎮守大同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己酉夏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春小挨去虜中久之回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虜酋僉答求和撫鎮大

怒杖之四十。小換遂走從虜墩軍數招之。答曰：直至京
城正陽門外，始與爾等再相會。是夏虜俺荅寇大同，偵
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
死，副總兵林椿聞達被圍，引兵赴援，亦敗死。虜旋引去。
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皋、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
之，耀死。杖下。宗皋謫戍，奪情召尚書翁萬達代宗皋總
督。未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爲都御史，
代耀巡撫。起廢戚寧侯仇鸞爲總兵官，加官保鎮守大
同。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荅，
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
備，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出外即虜境，所恃朵顏、三衛

為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為我
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鎮近來三衛稍離心多結連
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而三衛反陰為嚮導云仇鸞
既陰使虜東乃佯奏探知俺荅糾河套吉囊子狼台吉
及遼東達子入寇東行將犯獨石云

虜入古北口召諸邊將勤王命文武重臣分守都城即軍
中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賜印總督諸路勤王兵以巡撫
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官軍截殺尋逮
兵書丁汝璆侍郎楊守謙下詔獄論死虜得利復由古北
口去

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己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甲戌

至大小興州乙亥薊州巡撫王汝孝爲口外陳通事所詐報虜自大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請寬主憂臣辱之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汝孝又報虜到古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遂檄召諸邊將勤王丁丑黎明錦永衛指揮使陸炳分布官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命僉都御史商大節提督五城御史專一巡視以防內禦又命僉都御史王儀

率兵駐守通州。又宥繫獄故邊將徐仁戴綸等。令立功自贖。是日未時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統付總兵朱楫叅將祝福兵駐東直門外。叅將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寅大同總兵仇鸞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外。自是宣府總兵趙團忠副總兵孫勇叅將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賀慶姚冕山西遊擊羅恭柴縉守備劉潭遼東總兵李琦叅將楊應期諸兵皆相繼至。郊畿上賜仇鸞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一襲。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陞楊守謙兵部左侍郎。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提督內外官軍截殺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往羣聚言。內外文武大

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詔大臣懼，言城外有邊兵可恃，宜移官軍入護皇城，勿驚闕廷。於是邦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請九門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寺各駐一營，管二千人。於是城外之兵掣入城者大半，仇鸞驕縱軍無紀律，往往入村落，逗辯髮詐稱虜，劫掠民財。時鸞方被寵任，凡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飢疲令付大將軍撫處，而鸞殊不爲禁。下汝襲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返捶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虜也。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

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行結陣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俺荅縱歸上番書言求真及朵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大教塲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榆河與賊前哨對壘及諸將互相觀望驚亦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與虜掠滿載去汝葵周章恐喪師亦令諸將勿輕與虜戰於是諸將逗撓不戰者皆諉言汝葵有禁民間傳聞皆歸罪汝葵怨謗大作恚言通衢陌事稍稍聞禁中時仇鸞適遷移營東行

雖去城遠實不見虜。守謙防禦京城營城外東北隅。恐衆寡不敵。故按兵不戰。上謂鶯遠出禦虜而守謙怙怯不出師。故及汝襲皆屢詰責。有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宜報周尚文功。請釋沈東申。理尚文之罪。且求爲御史佐軍務。上壯之。加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予銀五萬兩。令宣慰諸營將士。詔商大節募兵有仗勇異等士倍其餉。令大節自領之。并領舊隸兵部巡卒。別爲一軍。連日城上列守禦兵。始畧備。壬午零賊公然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益出輕騎近京。及西山口。殺掠甚慘。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甲申遣兵書丁汝襲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

以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是日虜住西北郊。乙酉
革兵侍謝蘭職。方郎中王尚學。戶部尚書李士翔。戶部
十三司郎中周魯等職。與工部尚書胡松俱戴罪冠帶
管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上怒甚。急欲
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持未肯上。上益怒。夜逮刑
侍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
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死律。又以畏愞不戰。逮通
州都御史王儀。下獄削籍。以守禦不固。逮薊鎮都御史
王汝孝。汝孝績斬獲虜級。得以後功未減。謫戍廣東。丁
亥。丁尚書楊侍郎死於西市。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是日
虜半從橫嶺口。出懷來。張家口。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

至昌平北，猝與仇營軍遇，營不意虜近，倉卒未陣，虜騎
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驚幾爲虜獲，以裨將戴
綸、徐仁救免。趙總兵夜遣健卒八十人，住天壽山四面，
放銃賊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己丑，虜循潮河川，仍出
古北口去。諸將不敢逼，但徐尾其後。趙貞吉復命，詔謂
所齎去銀未區畫，輒返。又前論周尚文、沈束事不當，以
欺誑畏縮下獄。廷杖貶嶺南兵侍。蘭隆、南太僕卿職方
尚學、謫戍戶。尚士翺閑住。周魯等調外任。胡松奪俸，劾
奏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掠襟數百萬，焚廬
舍萬區。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與虜一戰。云九月，命
戶部侍郎駱顯，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創。

限貸之營及諸將各罷兵歸鎮，鷺自劾追虜無功，詔獎諭加太保焉。

始置戎政府，制印以仇鸞總理京營戎政。仇鸞請大舉北征，遣使諸邊選兵，以隸京營，命戶部盡取南都十三布政司庫積貯聽用。

虜衆既盡出邊，詔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弛久，衛卒多役於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亾者，猶按空籍給衣糧，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初，成國公朱希忠提督京營，王邦瑞論罷之，乃以仇鸞代。希忠置戎政府，始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爲鷺副。革去提督內臣，鷺特寵遇，所言無不從，益驕橫。邦瑞先承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

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員議多忤憲意主事申燧持法不爲鶯屈上言京營弊政語稍侵鶯鶯大怒密疏逮燧杖之左遷而出鶯又言京營置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改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以趙錦爲兵部侍郎協理戎政令商大節部所募兵經畧京城內外鶯請召大同卒五百人於京師賜居第訓練京兵從之又遣官分道募民兵於畿輔河南山東山西每歲集京師團操鶯上言請大舉北征乃遣使詣諸邊鎮選兵以京營將練之聽候師期於是諸邊鎮銳卒皆隸京營將而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之京營將駐各邊者又多所凌轍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

屢以爲言不報冬十一月嘗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十三布政司貯積廣東布政司爲巡按御史蕭世延取解銀百萬兩餘諸省皆搜括嚴切凡解部可二百萬餘兩云時鸞恃寵所上疏卽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祖宗舊制凡戎政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鸞議鸞擠之遂落職去鸞趨北征議急禮部尚書徐階極言事難成功且後禍不可收拾議乃稍寢

內閣張治致仕卒

辛亥三十年春二月苗酋龍許保吳黑苗率衆劫思州府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降張岳右都御史爲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戴罪任事

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踐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叛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

苗渠魁數十人條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
日益恣橫有司寔不能制既構永保黨又合酉陽兵攻
平茶雷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檄
使來見不出顧諛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諂不習騎射
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
勉數其罪杖之斃於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
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
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
族人亦不直也乃托永順宣慰投見於軍門岳以時方
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
擒杖殺之

仇鸞請虜貢，遂設馬市于宣大。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
下獄謫官。

鸞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鸞力主其說。乃于
宣大開設馬市，約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死兵部車
駕司員外楊繼盛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
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蹂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雠，其不可者一
矣。徃北伐之

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
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矣。以天朝堂堂而
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其不可者三矣。

天下豪傑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厭兵無所用之噫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者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者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壓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彼去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

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我旣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奇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者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之言其不可者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脩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累也。且吾果欲脩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旣和矣。無戰事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

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癱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惟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曷倖目前之安。以見効。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

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馬市者選將練兵。釐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石。懸僂佞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嚴嵩等八臣議仇鸞跳憤曰。豈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爲密疏。上意遂中。爰下繼盛錦衣獄。就置訊。繼盛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先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於戰。史道開馬市於宣大。主於和。兵民莫知所從。旣得入貢。虜乃以羸瘠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出境。虜寇卽至。并所得羸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爲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爲毀壞。士卒不復出。

成虜長驅至大同城下矣。史道上言虜無馬者，宜許令以牛羊入市，償以粟麥。科道交章論沮之。虜又請於遼東開馬市，時許宗魯巡撫遼東，乃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宣大邊防大潰，人皆危之。鸞亦慮恐禍及科道，復有言其事者。鸞乃密疏上馬市事，罷之。召史道還制，下有復言開馬市者，論必死。然宣大邊防廢竟不可復云。

仇鸞徵兵部侍郎，商大節兵來隸。大節執奏，鸞排之，論死獄中。

仇鸞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亾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荅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上無不知。鸞

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卽疏排之。逮大節論死，寔獄中自是諸司搆手無敢言者。○時戶部取南京十三布政司庫銀凡二百餘萬，仇鸞指以募兵防秋。措置北征及廣買段羅紬絹等物，務極精緻以奉虜市。孫尚書應奎阿意順從，糜費無餘。鸞之奸逆無足責者，孫以司計大臣其於經國之忠何如也。

張岳遺奏將石邦憲計擒苗酋龍許保，奏聞誅之。

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

賞購之。邦憲密遣人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獾。吳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親家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械解至岳。既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遂欲罷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為東閣大學士，內閣辦事。倭賊破浙江黃巖，掠定海。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仇鸞請防秋行邊，素以兵部侍郎主調遣，戶部侍郎主糧餉，工部

侍郎主器械各簡其屬皆隸幕府詔從之

鸞大作威福科條煩密法令僭擬動以軍法爲言一時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

秋七月虜俺荅犯薊邊仇鸞病不出師命收其印綬別遣總兵陳時佩之行事鸞死伏誅

六月諜報虜復侵薊邊鸞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鸞病劇請輿疾出師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奏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自請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之制下本兵不可出去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禦虜於是錦卽夜至驛第

收鷲印綬別舉總兵陳時爲大將佩印行鷲聞收其印綬大恚憤疽劇遂歿時上已心知鷲奸逆未發會鷲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鷲成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開吏及邏者所獲陸炳急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鷲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鷲罪惡剖棺戮死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調戍邊虜聞鷲成旋亦引去。

八月張岳計斬苗酋吳黑苗以竣事聞○始設湖廣川貴總督以岳爲之嵩素忌岳久不叙功卒于任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
劾內閣嚴嵩罪狀下錦衣獄。

繼盛之調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
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
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爵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互
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
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
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
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齊齋三
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
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

卷之三十一

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效逆黨之手而又
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
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
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
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
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
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
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
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為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
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美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
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

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火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廢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

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議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宰相自居。挾天子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高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非

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名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

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蒲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

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壅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譁張爲幻。先將長孫巖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劾忠告病。乃令次孫巖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劾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劾忠巖鵠皆世蕃荼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耶。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陛下爵賞之典，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

故顯拔其私黨此俑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
功杖屨遺戍皆嵩有以冒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
奎等貪暴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
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
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黨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
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
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豎
銀二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
蕃亦藉以陞座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
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
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

謗以泯初黨之跡。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
以放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固逆鸞也。而受
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
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
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
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
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
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
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乃大呼
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

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
統于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
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
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
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
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
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
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
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
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殷勤者。貪如盜贖。而亦荐用。

奔竦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
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
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
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
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
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
天下之風俗十矣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
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
事陛下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
惟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

意先用重賄結納。于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若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掩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嚴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嚴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

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嚴衛旣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之列考察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効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

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于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

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令官
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首報於他日
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
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
報陛下况臣孤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
惟逆黨與嵩黨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黨
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旨更無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
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
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
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
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

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公，勸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嵩投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對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臣不憂為嵩壞。耶獄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藥食。繼盛碎菹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郎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司郎史朝賓，曰：跪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耳。原無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輒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侮三尺，似不宜至此也。遂降朝賓為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罪，竟坐絞繫獄。

是春倭賊乘風奔突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楊淮十郡海垣並受其害○始釋柯喬盧鏜○倭賊彌滿海洋屢破昌國臨山霏嶺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焚劫定海餘姚海寧海鹽平湖大倉嘉定上海華亭
嘉州縣

甲寅三十三年春倭賊犯江北殺掠海門如臯通州○工部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退賊遂遣文華如浙行禱

時公私勞費不貲皆歸文華囊橐

改王忬爲大同巡撫以徐州兵備李天寵爲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北軍務○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論於西市

文華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爲提督於已有有力陰望厚報

而經寵以地方孔棘不遑私謝且經有王江涇之捷文
華忌之遂誣奏俱逮獄竟死西市

以浙江巡按胡宗憲為巡撫都御史○以南京戶部侍郎
楊宜提督閩浙江南北軍務○復遣趙文華監督浙直諸
軍

文華假借監督之權威凌督撫三司府州縣官擬括官
庫及世家大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為
功以功為罪雖有沈庄梁庄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
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
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醴課迫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
職浪費無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

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

冬十月朔楊繼盛死於西市

秋後論囚王司業材詣嚴嵩曰外間籍籍謂楊繼盛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材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鄔懋卿繼盛可留否植曰不可不可懋卿曰是養虎自遺患也決不可決不可嵩遂以繼盛與應處決囚上之竟以十月朔歿於西市

乙卯三十四年胡宗憲遣羅龍文賄誘賊首王直葉宗滿

等來降

胡宗憲欲乘時邀功乃遣羅龍文以銀十萬買王直等
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王直與龍文宗憲皆殺人相
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餽嚴氏父子與得授以指
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王直等
罪不容誅乃擬王直葉宗滿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
邊關塞出境仍徇宗憲意稱宗滿汝賢歸順報効俱從
末減定擬充軍直妻子免其爲奴止行流置宗滿妻子
令其隨住會題命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得王直葉
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
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

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似宜就彼典刑以快人心
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
定罪即時處決梟示海上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妻妾
及子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初嚴氏父子受
賄欲通將各犯作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
等執稱王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
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內閣高曰
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
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
部卽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嚴氏父子喁然不應竟
票旨云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

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衛充軍

江北巡撫李遂陞南京兵部侍郎起唐順之爲江北巡撫
僉都御史○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尋發沿海立
功以盧鏜爲浙直總兵

浙直總督胡宗憲參稱總兵俞大猷黎鵬舉失事有旨
逮送鎮撫司問送刑部轉送兵部詳議該兵部查報俞
大猷黎鵬舉獲功數多屢經督撫科道官保薦議將俞
大猷鵬舉轉發沿海軍門從宜委用殺賊候有戰功另
議題請如或不能自奮徑自參奏從重擬罪奉聖旨是
○大猷自以老成持重性沉默不善滑刺嚴世蕃怒其
不阿已也按順之意指大猷爲奸臣復逮赴京時有文

武大臣以大猷忠勇爲國惜才講解弗獲乃助金千五百兩大猷復自假貸合爲三千兩以餽嚴世蕃遂得不死惟罷職革冠帶發大同立功。

論浙直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其子錦衣千戶。

丙辰三十五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爲南京吏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戎政乃皇上改定罷圍營仍復三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卽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政武臣一人協理京營戎政文臣一人給以戎政之印革內外文武提督官時總督武臣爲鎮遠侯顧寰協理文臣先爲侍郎謝九

儀今着回部管事以曉代之

山西陝西地大震官署民屋盡倒壓死者以數萬計○兵部尚書楊博丁父憂去○趙文華還京陞工部尚書○吏部尚書李默下錦衣獄論死

趙文華還京會兵部尚書楊博憂去文華欲得其缺默持不與惟陞工部文華遂指摘默考選策問中語以爲訕謗劾之嚴世蕃數侵還事默拒不聽遂合誣論死繫錦衣獄尋斃於獄

加趙文華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叙其子錦衣千戶

以論李默加太子太保又以督浙直軍功加少保陞子文華初投嚴嵩門下爲義子時號嚴世蕃爲第一子趙

文華爲第二子。至是幸得恩寵，遂有藐高之意。一日與亞內閣九卿飲酒於嚴嵩家。嵩以年老飲半入息，令世蕃欸陪文華與世蕃俱解衣冠，露頂跣足，戲侮九卿。文華復勸徐李二內閣酒曰：「我家老夫子不日奉朝誦朝廷事在我們三人擔當矣。」徐李心哂之。諸九卿無敢言者，尋能散。

倭奴自福建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童乾震率兵禦戰死之。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災。○六月勅四川巡撫副都御史黃光昇、湖廣巡撫僉都御史李憲卿、貴州巡撫副都御史高种同三省巡按御史督採。

朝殿樓門大宋

先是工部坐派大木如約一萬根。則四川湖廣各四千。貴州二千。如三萬。則四川湖廣各萬三千。貴州四千。茲歲趙文華爲工部。以冒族姪編脩趙祖鵬女嫁錦衣衛掌印都督陸炳爲繼室。炳湖廣承天人。方承寵眷。文華阿意。止坐一萬二千。四川加至一萬六千。貴州四千。是以四川苦於偏重。且大木徑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卽有成者。中多空虛。凡空虛起於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濕蒸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濕從而入。氣蒸而上。濕注而下。故大木卽遇有十餘株。而可採用者。亦只十之三四而已。且

腹裏府州縣界荒山叢莽更無寸木必至土官番夷地方乃間有得然夷性貪冒非重價不得砍伐夷民冥頑非重賞不得運餽夷山峻阻非開山架棧不得轉移木生深壑非天車龍絞不可升提木巨途遠崎嶇屈曲每木一根非千夫不可拖行先年採辦大木俱召商領銀包採有司派夫往拽勢家冒商領銀動數千計有司佐二首領賈夫輒數百計至十四五年乃得竣事而民力殫困雖休養十餘年未全生息是年四川不用佐貳首領不召木商只委州縣正官入山徑將價銀計木親交土官仍加獎賞令其約束夷民不許梗道截掠署印官照依都圖輪起夫役更番齎冊詣山該州縣正官照冊

點名一一實在每一名領米煮飯九名砍削拖拽賣放
虛挨之弊始絕布政司官處置錢糧分發各府正官
將布政司銀策應各州縣木價夫糧及立法督察起夫
關防私弊守巡道入山巡視稽考實木實運撫諭夷民
獎戒勤惰督木副使督催各運水次督木郎中專官結
牌造冊定立程限發運赴京每運錢糧及領運委官布
政司呈請總督大木都御史及撫按官批下錢糧委官
俱發督木郎中聽其調度施行二年木遂告完通省各
州縣民雖不容無所勞動然不至如往年包商侵價委
官賣夫延十餘年不得息肩是以民亦不至財殫力弊
繼此若再採運其難益萬倍矣

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木務。○
遣工部郎中方國瓊管湖廣李佑管四川兼貴州各採運
大木。○添設湖廣按察司副使張正和管湖廣四川按察
司副使盧孝達管四川兼貴州各採運大木。○工部尚書
趙文華削籍。子錦衣千戶謫戍榆林。○南京軍亂殺南京
戶部侍郎黃懋觀。

南京軍糧舊額一百二十八萬石。歲支九十五萬餘石。
歷年餘存積有三年之儲。南科給事中姜良翰遂謂糧
積太多。題請改折解北戶部亦未嘗爲。南京日後慮也。
因而覆題。將三十年三十一年南糧盡數折銀解北京。
戶部自後每年以一半折銀解北。一半運米解南。竟致

南糧竭盡軍士告急。而南戶部又不爲之具奏。取回第
日瑣計於月盡之大小。與軍妻之有無。軍丁之老幼。卒
之諸軍倡亂。時南本兵閭。變倉皇束手。無策。遂殺督糧
侍郎黃懋觀。而尚書蔡克廉。姑以庫銀萬餘犒賞諸軍
乃散。○南京兵部等衙門題。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
兵。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觀。追逼越
墻墜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
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劫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
得委曲撫處。緣各兵原無叛心。祇十數兇徒。乘見衆怨
誘脇至此。當卽解散。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
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聚謀於野肆。或飲血於神

祠倡爲洗替之詛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恟恟動搖臣訪據坐替等官開報首惡周山等叅互無任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等二十五名并未獲唐四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給示各惡姓名卽有脫漏俱不查寃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奸不敢濫及耳伏惟皇上念祖宗根本之重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懼奉旨兵部看了來說又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毅等題節奉旨各營軍士平日受朝廷糧賞惠養輒敢不畏法度本都當重處爲首的着坐替管軍官查出治罪其餘的姑念激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部仍出給榜

文曉諭。又該兵部議題奉旨這件事情還着三法司會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該刑部會同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等大理少卿張雨等吏等科浙江等道官議得犯人周山合比依凡奉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者律皆斬秋後處決奉旨廉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觀心存欺誘使人為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為首者再議來看該三法司再會議疏畧云臣等先次會議欲行南京三法司再加詳審若果情真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與辯理顧今營伍軍士跂足天恩地方官司翹首宸斷若復文移往返

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示信令洞釋羣疑臣等合無查照南京兵部題各犯數內分別議處將原列名在前周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等俱照情可矜事例調發邊衛充軍脫逃唐四兒仍懸賞構捕務在得獲其餘悉行宥免不許挾攀南京兵部仍出榜曉諭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裁奉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邊衛充軍其餘照前旨悉宥

罷南京戶部尚書蔡克廉以劉采爲南京戶部尚書○虜圍大同右衛

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陞協理戎政右都御史鄭曉爲刑部尚書○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兵部尚書許論削籍

命鄭曉督管兵部事○逮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下詔
獄起楊博以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給事中吳時來論劾楊順路楷奉旨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問楊順招稱屢次乞請兵糧蒙給銀三十餘萬兩
奏討銀二十四萬兩順係總督不與相干斬首級俱白
蓮教叛邊勾虜路楷不合聽從報功虜賊黃台吉妾桃
松寨來邊自投順不合不察機宜輒自准降送部黃台
吉等來邊詐說要將丘富易換桃松寨順不合聽信具
奏以致兵部仍令原解姚天祿等將桃松寨押回到居
庸關外白登地方桃松寨遁走出邊訖所據楊順等招
情相應差官查勘奉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叅看楊

順謬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木墻內墻外盡為虜之
大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逾年累月經畧無聞拚
罪飾功真偽莫辨欺君禍國聖明已燭其好玩寇殃民
神人共憤其惡路楷列官耳目專務雷同行役邊陲全
無風采論功前後異說論罪督撫殊科清議難容官箴
有玷但鎮撫司奏要差官查勘似亦相應奉旨楊順路
楷且都監着便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從實查
勘來說該給事中鄭茂會同巡按樂尚約查勘具奏前
來除首級不明錢糧費用夷婦脫逃各罪外其失事之
實一則攻毀墩堡百三十餘座一則殺擄人民七千七
百餘名口事干邊防法難輕貸該司仍擬斬罪似不為

過但查得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如宣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子立皆荷聖明裁允比律發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罪似與翟鵬等相同及該本犯奏辯地方飢饉兵馬積弱虜勢猖獗墻垣傾圯已逾百年自任總督卽有虜因西衛之變亦曾積有微勞所據情詞委有可矜况給事中鄭茂等會勘具奏前來亦稱乞勅該部再議酌處合無將楊順查照翟鵬等比律及矜疑事例送兵部定發邊遠充軍路楷仍依原擬罷職爲民奉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路楷旣勘無受賊情弊降雜職邊方用○又錦衣衛先缺經歷吏尚李默推陞沈鍊非履蒿意蒿方欲主使鷹

大劾鍊鍊知不免遂劾嵩會經疏上嵩子世蕃密謀票
旨拿問法司奉承嵩意問鍊大同充軍鍊不勝冤抑每
出怨言嵩門下牙爪曰王瑞者在大同巡撫楊順標下
立功以鍊怨告嵩嵩遂使瑞密令楊順致鍊死地瑞白
造妖書一冊伺鍊他出投其寓舍復謀楊順偵事者在
於鍊家搜出妖書誣爲沈鍊所造竟擬斬繫邊獄嵩復
令巡按御史路楷速殺之楷不候轉詳決單遂腰斬鍊
瑞陞至都指揮嵩罷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
斬科臣追論楊順路楷俱坐抵死權奸爲害一至於此
夏四月倭寇陷福建福清縣遂寇惠安鴨山知縣林咸死
之復陷南安縣犯泉州府城永寧衛城○給事中徐事疏

請久任楊博爲宣大總督誓營兵部事。時請大同少
寧令楊博回部任事從之。

時有南總督求入本兵厚賂嚴氏徐濟阿意久任楊博
以爲之地曉引節奉明旨總督不必推且着楊博去少
寧回部覆奉得旨。

五月陞兵部右侍郎江東爲左侍郎署掌印信鄭曉回刑
部辦事。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雲南司主事張紳四
川司主事董傳策疏劾內閣嚴嵩並發煙瘴衛所充軍。

時來劾嵩奸貪誤國奉旨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奸生用
刑追究來說同日紳傳策各疏論嵩大奸巨惡請貨欺
君奉旨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來說該刑部

尚書鄭曉看得玩球請封蒙差時來捧勅前去畏懼海道艱險故意在京稽遲就將請臣參論心懷怨望意在欺君情罪既明法應懲究張勳輩博策出位妄言沽名賣直朋比商確遽陳詆奏欺君罔上黨互行私據法原情罪當併論以爲人臣避艱懷怨黨互妄言不忠不職之戒三人俱擬進呈實封挾私彈事不實罪如誣告流徒加誣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問刑條例凡捏寫本狀扛幫奏告重事不實發邊衛充軍題奉旨各犯都發煙瘴衛所充軍但逃殺了初刑部三人都擬徒贖十二司官恐重聖怒更加廷杖曉曰吾意欲爲社稷全忠臣耳沾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乎

平乃引前例充軍疏上五日而後得旨

己未三十八年自四月至于六月福建倭寇大掠泉州諸鄉○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吊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怠全不替若今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

被檢還着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扭解來說鎮撫司打
供送部擬流比昭宣大總督在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
充軍尚復票旨諸將皆斬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都
不治是甚擬律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
忬所犯合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蔽因而
失陷城寨律斬奉旨處決詩盡貽禍一至於此

庚申三十九年自正月至于四月福建倭寇復掠晉江澤
尾車橋等處遂陷崇武千戶所○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閑
任郭希顏疏請建帝立儲下科道官會叅三法司官按律
論死

時裕王景王並處京師嚴氏父子密有窺異易次之意

外議紛紛。或人聽聞。郭希顏先以中允謫。兩浙鹽運副使大計。削籍里居十餘年。至是上疏爲天恩未報。處君父骨肉之間。願獻微忠。事臣退伏。歛歛生未報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顯。與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宮。則重臣莫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諫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皇上計此。迄無調

月个其具 卷三十一
一
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
嘗疏罪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爲
負國言之雖死爲報國臣寧一言報主不敢言立儲請
言安儲何者君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
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
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
觀自古蒙無故之譏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
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
元輔其初固無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爲二王而陳嚴嵩
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
猶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

尤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
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
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
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
相信是爲至和之國而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
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櫃人易伺之如此乎外防
也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寵同處京
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成
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
於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
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闈臣仰窺天慈

爲王繼緒。但館不宜久虛。山川若以預待。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爲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賴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致。若曰儲官。臣知天序所儻。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恩。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卽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咨討論。往古得失。相切磋於仁孝之道。而

一毫外物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建議。立亦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爲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防。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也。亦今日之先急也。每歎古者忠臣不退斥而忘君。烈士不避僂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只知天恩莫報。輒憤激雄心。且先國者不雠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

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爲主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而爭効闕下者哉奉旨這本有建帝之說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議卽回奏欽此禮科都給事中藍璧給事中龔情李得春曾濂吏科梁夢龍鄭茂徐師曾李瑜胡應嘉戶科趙鏘蘇景和江一中喬光大李璉兵科王文炳李東華何埜張鳴瑞沈寅刑科劉一麟侯廷柱王楷趙灼工科袁汝是丘岳劉畿陳所學曾廷芝樊倣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崔棟莫如士鄭存仁黃訥鮑承應劉存義陳旌楊衍慶耿定向蕭九峯祝乾壽王誨陳恭

芳蔡元蔡結查光述潘濟賈孫引張瞻陳紀高應芳王
繼咸董學荀穎彭繼業丘文學張科袁淳王新黃喬趙
鐘閻東干業張九功段顧言郭文翰馮如璋王得春等
題仰惟皇上玄穹默佑聖壽同天內外大小臣工悉心
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爲建帝之說以干天聽臣
等恭捧綸音不勝驚懼叅看邪希顏本以儉壬又遭擯
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謗之私志在傾譏肆爲狂悖之語
此其罪不容追而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
以爲人臣欺罔之戒奉旨爾每看謂彼物悖逆理法俱
所不容着三法司按律擬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右
侍郎趙大佑傳頤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副僉都御

史郭懋卿邢尚簡大理卿馬森左右少卿張雨查秉彝左右寺丞孫慎黃季瑞議得犯人郭希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眾者律斬秋後處決奉旨違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告示旨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希顏不之知也時于家延賓客爲子娶婦衣緋待之有僉臬亦衣緋來通謁希顏以爲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目左右拽之出遂掖赴都指揮司縛繫之無何諸司漸集撫按官亦至乃昇赴市曹斬傳首天下天下莫不哀之按支大綸曰郭公髫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官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立就文不加點蓋天才也以直道忤時動遭顯

躡晚年一疏理確詞贍有質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矧
望前席哉君子於是思劊刃賊藹之暇矣

詔逮繫祭酒沈坤訊治

坤家居爲倭寇督率鄰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者累有
犯令者輒榜笞之爲御史林潤所劾竟死獄中

五月刑部尚書鄭曉閑住

時刑部以通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齋文學等狀行在
城兵馬司轉行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人該巡按御史
鄭存仁牌禁不許提解刑部乃引大明會典大明律問
刑條例題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仍照舊規於通政司
投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不許故違成憲恣肆

抗阻奉旨着照律例行鄭存仁回京亦疏論曉欺罔奉旨這所奏都察院會同該科着議來說曉又上疏辨非欺罔旨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便肆意辨贖姑從寬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

六月賊掠安溪諸鄉叛民及汀漳永定山賊皆反○陞四川巡撫都御史黃光昇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辛酉四十年萬壽宮災御劄內閣徐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

上以初年聖躬清羸調攝雖復猶疾夜時作因爲祈天永命計且冀欽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

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脩玄不宜近宮闈。乃御劄。傳諭工部尚書。當禮興工重建。上以保養聖躬。精意玄事。嘗建清虛等殿。又茲重建萬壽齋宮。皆取用於工部管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磚舊石。稍新改用。原無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歌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雇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飢。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杲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夏六月改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黃光昇爲工部右侍郎提督大石窩○秋七月南京戶部尚書劉采致仕以工部右侍郎黃光昇爲南京戶部尚書

自南京軍變後戶部會派南糧九十一萬七千石零每歲南京錦衣等五十二衛所官軍人等及南京兵部月送添收軍妻糧母糧復役補役月糧并各衛所官優給優俸等糧及各衛馬快船行月糧三十六倉軍斗糧與先給運軍行糧新江口把截軍兵口糧近該南京兵部題戶部議覆題准振武等管家兵一千餘名每名月米二石於南京戶部支給大約每月實該支糧九萬五千餘石通計一年除兩箇月折支糧銀外餘十箇月實該

支米九十五萬餘石。是據會派九十一萬七千之數。已不敷一歲九十五萬之用矣。而況各省連年地方水澇。爲災兵戈爲患。拖負數多。如三十八年拖負米一十三萬有零。三十九年拖負米六十四萬九千有零。至於大江風波無常。漂流歲所必有。就使會派復還一百二十八萬四千之額。尤慮徵運難之接濟有誤。若但限以九十幾萬幾千之數。一石坐爲一石支用。則其徵運之愈有虧。接濟之必有誤。於勢甚易見也。該尚書黃光昇具奏戶部覆議。續派糧一十二萬石。共歲派糧一百萬石。零。僅足歲支矣。

壬戌四十一年春。建工部侍郎嚴世蕃下詔。欲請戍廣東。

晉州衛內閣嚴嵩致仕

先是有山東人監道行居京師精於扶鸞之術上聞召試之事多竒中因授以太常博士職銜每有疑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菴是時天下民窮財盡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告菴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于世蕃大肆貪殘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荅曰否最後以嚴嵩問荅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金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其金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卽焚燒非我所知荅諭由神非我所能預也况神誠一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荅阿私爲庇之理

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宮人，佯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監道行賄傳箕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鄂懋卿爲刑部左侍郎，萬家爲大理寺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扳扯內閣徐階，乃召他司腹心，負外方來崇，取問之時，關左右人進道行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辯本，說是徐階在直，窺知箕言透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與汝無干，汝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終竟不答一言，姑且遣出道行，遂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預箕仙糾。」

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這等無天理。一時司門外圍看之人。咸聞之不平。鄧懋卿萬采乃謀。囑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送刑部擬罪。僅發世蕃。雷州衛充軍。去訖。藍道行坐。以造妖言者律擬斬繫獄。

袁煒入內閣辦事。○二月倭賊陷福建永寧衛城。大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房屋幾盡。○福建叛民江一峯等。盡發泉州諸山民塚。○福建守備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進討倭奴叛民。大破走之。生擒江一峯等。伏誅。泉地始寧。○冬十一月改刑部尚書張永明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為刑

邵尚書

癸亥四十二年春倭奴圍福建興化府城至于十一月陷之

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應援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遛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叅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旣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

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燬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去婦女時有閑住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旣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

十二月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力屈死之○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擣賊于平海衛盡殲之○倭賊別黨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又破之賊出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

甲子四十三年冬虜寇薊州遂陷密雲三河順義至于張

家清京師震動

朵顏三衛素與虜通。朵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爲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令與二子共父子三人，輸繫薊獄，以爲質。當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未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倉皇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

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所圍
蓋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槓子嶺出邊去

逮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叅將楊瀛論死

刑科都給事中趙格論劾楊選等失機罪狀上怒遂逮
至京下刑部問選紳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
陷城寨瀛不行固守而輒棄去皆斬罪上令行事者再
訪失事緣由因知選輸繫迥罕父子以致挾恨勾虜情
跡着錦衣再問該鎮撫司審取供由以迥罕勾虜入寇
由選致恨而然卽選自勾虜也遂以逆情上請下刑部
改擬上諭內閣徐階曰這逆囚着法司從重擬罪黃光
昇他肯改擬他們但知徇私回護不畏祖宗法度太祖

成祖時誰敢如此階傳示到部該尚書黃光昇參看得
楊選輸監通罕父子欲其保虜不犯邊耳似無謀反謀
叛爲逆情由但通罕姦酋素與虜通楊選質繫其父子
於內地以致懷恨勾虜入寇合改擬接引姦細斬罪上
請時值大風異常內占曰兵火之兆上令都察院行五
城御史慎火遂將楊選論決西市御批妻子流二千里
安置照庚戌兵書丁汝襲例也楊瀛後二年而決徐紳
嘗請總督守墻子嶺不聽又自領兵赴墻子嶺爲總督
却回情有可原該刑部上請釋出削籍

兵科都給事中丘橈廷杖削籍

橈條上蘇州防守事宜上怒兵科以糾論兵機爲職楊

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只以泛陳事宜塞責着錦衣衛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乙丑四十四年春逮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削籍沒其家

先是御史鄒應龍論劾嚴世蕃貪狀并其牙爪羅龍文牛信等刑部擬罪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文潯州衛牛信山海衛充軍羅龍文時常私至雷州與世蕃計議脫伍世蕃素享富貴不堪雷州邊海煙瘴因之怨怛朝廷每與龍文妄肆咒詈既而相與棄伍逃回世蕃時慮逃軍事發家居不安又與彭孔謀往外國別圖富貴羅龍文亦集無賴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嚴嵩頗聞世蕃

等謀諭令休生他心待爲陳乞遂具本乞將世蕃特賜寬宥或量改附近衛所侍養奏入上曰嚴嵩已有孫鴻侍看此恩待了世蕃怨恨益深因之狂悖時肆言語侮毀無忌乃托以爲子造屋招集四方亡命之徒至四千餘人報讎殺人流劫鄰縣羅龍文陰謀率衆往合世蕃爲巡江御史張士佩訪知行令地方有司捕解不獲至御史林潤接管巡江催令徽州府張同知嚴緝風聞在世蕃家窩住而袁州府署印郭推官亦聞世蕃所聚羣徒爲害慮恐變生不測城池倉庫或有疎虞隨申合干上司亟行趕逐解散世蕃負固不服御史林潤遂以逃軍怨望朝廷黨衆肆害漸成大亂乞昭國法以絕禍根

上奏。上曰：這逆犯着林潤，拿送來京問。潤奉旨先獲羅龍文，繼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藩典模賂金十餘萬兩，計殺倒賊樂工三十餘人，及窩藏強盜陰養刺客，請不法狀奏聞，俱下刑部。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依法從公究問來說。該尚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希孝，參看得嚴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不畏朝廷法度，自其括賄於九邊，則自督撫總副以至叅遊歲有問候買命之餽，皆科剋於軍士而邊計因以久壞。自其網利於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府州縣，歲有賀謝免禍之獻，皆誅求於軍民而民財由以久竭。

狼貪而不顧國家雖叛賊如汪直亦納其賂異志如此
棋亦黷其貨寧畏知情故縱之律虎據而竊弄威福至
擅擬某人選其官價自九百以至二百其人陞其官禮
自三千以至一千奚恤專擅選官之條罪積多端惡長
不悛乃敢與羅龍文因適戍而怨恨妄非上而不知罪
已肆狂悖以詛詈輒毀君而益著逆節又朋姦於彭孔
忍爲外國富貴之謀復陰通於牛信敢爲膏貨交虜之
計一則聚數千於私家而妖術刺客之兼有明犯有將
之誅一則聚數百以自衛而江洋寇盜之潛結實藏不
軌之曷嚴世蕃羅龍文俱比依罵父者律嚴世蕃仍量
追贖銀貳百萬兩羅龍文貳拾萬兩爲戶部助邊之用

查得大明律內開凡犯罪被極刑之家同居親屬人等
並不得入充內侍今嚴世蕃犯該悖逆處斬則其子皆
屬逆流合行吏兵一部通將嚴世蕃諸男見在兩京文
武職官者盡行查革爲民發回原籍不許在官潛住爲
奸嚴嵩原係內閣輔臣未奉明旨參究理合恭聽聖斷
奏奉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卽
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嚴
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
受寄違者卽便拿問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
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籍爲民有司拘管官差餘黨逆
邪盡行逐治毋致遺患其餘俱依擬行

內閣袁煒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
侍郎董份入內閣辦事。○董份尋削籍去。

袁煒陰受嚴世蕃金三萬兩。董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袁
煒病甚尚勉力入內。欲爲世蕃圖維。上卽令出着致仕。
去董份兼令家僕攬商綱利。科臣論罷。

逮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

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官教職知縣。陞戶部主事。
承委管祿米倉。抗疏上言。陛下初年刻除積弊。與然與
天下更新。過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其仁恕之性。節
用愛人。一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奉
之而去。謂天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

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教厚臣下
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天
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
極矣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
天桃天藥相率表賀修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買香
市瑤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爲之而諸臣誤順之無
一人爲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然堯舜禹湯下歷
漢唐未有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
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上覽畢怒甚抵
於地已復取再讀之爲感動嘆息留中數月不傳報適

有疾煩憊遂批下錦衣衛拿問衛兵謗訕供由奏行法
司從重擬罪司郎比擬子罵父律呈堂該尚書黃光昇
看得風聞言事言官論劾臣工可也若諫諍主上惟應
隨時隨事實陳可否替其否者獻其可者而已若積集
傳聞十數年影響往事加以粗狂鄙野借韻隱戲之詞
徒欲歷數多過以張其事豈諫君之道哉司馬遷作封
禪書備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王允深以爲病王
文穆監受寶錄具言真宗崇奉宮廟祥雲芝鶴之詳遂
爲信史之累况瑞併集舊事多無稽據但其詞雖狂妄
而意原非故爲謗訕也乃叅奏海瑞本以海外迂儒原
不知朝廷之事體兼之舉人內轉又未識人臣之職守

徒慕史有直諫之臣而事拾傳聞語犯狂慝是豈諫君之體本喜古有忠臣之名而棄已官守越彼言責亦豈盡忠之道夫務謗訕者卽不得有直名希直名者必不敢爲謗訕所據海瑞前疏賈直沽名則或有之若其謗主訕上則非所敢也合無查照該司原擬牢固監候惟復別有定奪上亦知其非故謗訕也部疏仍留中不下瑞亦繫獄未釋後至穆宗登極始釋瑞擢大理丞陞江南巡撫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介

釋禮科給事中沈東于錦衣衛獄

先是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持不與沈東謂卹典禮科事也周尚文清苦愛士勇敢禦敵

有功邊鎮者也。嚴高操朝廷大典爲市貨之資。上既論劾高。反謂東市私票。旨逮東。着法司議。叅該刑部都察院。只議東奏事不實。納贖還職。高票廷杖四十。着錦衣衛牢。因監着凡繫衙獄二十餘年。時東未有子。其妻爲携一妾至張家灣。則東已就獄矣。妻不辭貧窘艱辛。妾亦誓效靡他。竭力供餽。高既罷。相妻辯奏。夫寃上批法司知道。該刑部尚書黃光昇議覆。來論劾高。高今以罪罷。原非無據。虛劾其妻。奏詞情出激切。况監候年久。委應奏請發落。但沈東見監錦衣衛本部。未敢擅議。合無伏候明旨。將東調發本部查議。奏請或將其奏詞抄發錦衣衛行令。徑自查明。奏請定奪。上以彰聖明保全忠

直之仁下以伸言官積久沉抑之寃上英明不欲恩威
下移御批不准至是內批沈束放了。後歷陞至通政又
吏部先選通參高欲以所私聶靜爲之吏尚李默不用
靜擬以工部員外胡朝臣上請得旨嵩銜之令工科給
事中曹木等追劾朝臣在工部時嘗造盜甲弓箭不加
法逮送法司問罪奉旨降調河東運副去詎高怒未已
復令工科給事中李用敬等誣劾賊私再逮送法司謂
其索受局匠銀兩問擬監守自盜永遠充軍監追一十
五年嵩罷歸朝臣乃辨奏該刑部尚書賈光昇查議朝
臣卽使實受局匠銀兩不過官受財耳原非監守自盜
也况實不會受財先已奉旨調外任矣嵩欲終泐其忿

法司曲承其意委爲冤枉奏奉旨旨釋其永成削籍去
訖

丙寅四十五年內閣嚴訥致仕以吏部尚書郭朴禮部尚
書高拱入內閣辦事○冬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脩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儆
四方訪問能脩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
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儆於江西廣東諸省
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講儆不
自安乞還訖夫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脩玄西
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
慢中官斂畏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卽

輿夜分至五鼓猶寤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
悉當其可復宸翰洒然天縱然也自王大臣以方士王
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
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
遂大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

十二月十有四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疾大漸命內侍奉駕還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
人繼大統復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
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本列聖之家法近承
聖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
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請祈日舉土木歲興

竊之祗不親朝講之儀又竊疑遠近官屬心避者
天啓我東方豈收轍而遽嬰疾疴通無由母一追思
惟增愧恨蓋道戎美端大後賢主十裕王
德嘗智以成直上遵道
德勿過過海喪禮儀舊制以三易
用言謹守祭三時言樂按正人學三
可逾雖封城各處總督鎮巡三司言地方攸繫不許擅
去職守開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
官代行備所府州縣并上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
耐聖併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卽位至今建言
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卽先釋放復職

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齎醮工作採買等項不
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為孝
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告中
外咸使聞知詔下文武羣臣六軍萬民無不感泣追思
四十五年恩澤浸漬中外肅清有不哀痛慘怛者無人
心者也

皇子裕王卽皇帝位○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
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

今上登極詔曰惟我祖宗聖聖相承至治鴻功超越千
古賢我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之德建安內攘外
之勲增光先朝垂庇後世方幸永賴遽爾上賓特屢懸

凡之言屬以神器之重朕兢兢在疚本不忍聞而文武羣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遵遺詔以是月二十六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以明年爲隆慶元年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俛焉自省豈所能勝然而先志不可不成聖訓不敢不奉是用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期衍舊恩通新弘化○詔開方士人等遵奉遺詔查照情罪各正刑章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從重究問時承行郎中問擬王金等庸醫故用藥殺人罪斬該刑部尚書黃光昇看得太醫院官乃是庸醫此等方外之士非醫者也况

天子天下之主豈敢以人字擬之古者方士誣稱採藥
求仙欺罔無實尚皆伏誅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豈
但採藥求仙誣罔無實者比伏讀聖躬致損之文若但
坐以尋常斬罪何以上慰今上痛傷皇考之心下雪臣
民君父之警之念哉考之春秋許買但不嘗藥猶書弑
君則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者謂非弑君可乎弑君
無律殺父有條乃比子殺父律坐以極刑上請尋奉欽
依監候處決

十二月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
諸臣如樊深丘擢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
來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

高黃正色方新張橫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
張紳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周希旦等九三十三人
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官以次推用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禮部右侍郎張
居正入閣參贊機務既而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慎禮五曰愛民六
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任下十曰聽言上嘉
納之○刑科給事中胡應嘉等疏請躬次庶政從之○
吏部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爲一等
應復官贈廕加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凡

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官贈廢若楊最王思薛宇鎰
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鉞曾种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
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
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愼楊召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鼎等二十八人上從之
戊辰二年內閣徐階致仕

有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先事世宗皇帝修玄拜醮等
事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爲歛福錫民階大臣
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維
時聖明處分已正階以大臣被論自當引咎求退明旨
既定則階亦當復出任事矣乃吏部尚書楊博復疏劾
齊保留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至以接受商賄劾

齊則諫官而有耻議卽不容不下法司許問虛實矣然
朝廷遂有朋黨之疑階再䟽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
愷竟坐齊得受邊商賄銀千餘引例謫戍監候追耻發
遣論者謂徐階當國之時輔佐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
嵩婪弊遏絕中外奔競穢習仕路復清紀綱復振一時
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姑深原其在直委曲之誠無庸
過論可也然其贊玄拜醮雖與王旦受金珠僞天書之
事迥不相侔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自引咎
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以無據賄耻輒擬謫戍
處之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阻言路
部院諸公乃叠疏甚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諛報

復之跡。則夫朝廷朋黨之疑。亦理勢所必然也。竊嘗思之。請疏無益於階。反使朝廷失一賢相。惜哉。惜哉。

監察御史詹仰庇論中官廷杖削籍

庇由廣東番禺知縣。召試雲南道。監察御史先題爲乞納忠言。罷採辦。以崇聖德。以濟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苟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

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
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勅下
戶部買辦玕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聖
德謂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
敢違命廣用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文章論列臣疑其
必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內閣缺玕珠寶
戶部買此來你如何這說姑不究夫陛下以天子之貴
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
以煩瀆天聽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汲汲不已
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臣亦
當將順君德又何事於言哉臣竊謂臺諫未有論議之

先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姑免寃臣恐陛下玩好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羣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况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厝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儉

痛加脩省以荅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譴言無傲畏復
有採辦之命欲其天意眷佑轉災為祥不可得矣伏望
陛下以湯武爲法大嘉臺諫之言明嗾停免之旨令之
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之後或有玩好
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
無不正身無不脩悞之於昔猶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
戒之意可荅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
甚不勝惓惓罔知忌諱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乞嚴究
恣肆內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
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

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
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爲之戒哉臣
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
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
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幸中官劾迹臣固有
以知陛下不肯爲此也兩廣弗寧邊關報警災異叠見
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爲此也蓋由此輩細
人諂諛側媚譏乃奸邪思無以悅陛下之心志將欲緣
此以爲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之耳目將欲假此以
爲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宮
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

延殿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內官監失事人負盡行查究而一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聖德不爲無補聖身不爲無益也且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爲微事煙火之舉爲細故不足以爲聖明之累者是欺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京師東角門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銀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爲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爲天下先而京師頓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矣仍乞勅下嚴衛禁革使天下知教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披瀝忠悃乞加慰問中官以全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國厚恩媿無補報前以二疏干冒天威自分貶斥幸而聖恩浩蕩俯賜寬宥臣雖粉骨碎身未足晷報竊謂臣居言官有見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或者又以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皆爲無益臣謂此

言未必皆非。但負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聖聽。竊舉事之最大有闕聖德者。爲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立天下之極。爲萬世之經也。恭惟皇后殿下。先帝所錫以配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聖心。向已多年。去歲聖駕謁陵。皇后隨行。朝野惓慶。羣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諸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后世之譏。何其

如爲聖德之累何。伏望陛下遵先帝之命，念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直侍曉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皇后抑鬱之氣以紓，而睿體亦因以和平矣。臣每入朝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爲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官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死有餘辜也。用是傾瀝心血，冒犯天威，伏望俯賜鑒納。臣死亦瞑目甘心矣。等因奉聖旨：后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有疾，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免。究○又題爲財用十分缺乏，乞賜清查欺冒，以裨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國之要務，節用者爲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

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蓄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在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羣工各陳所見以爲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慙每於奉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於所見有裨財用者爲皇上陳之臣於本年四月內查得內官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開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后隨據本官將本監各庫行廠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間隨據內官監揭稱先帝時凡遇傳造

緊急細巧御覽器物雇覓工匠攢造及四時買辦進供
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御前請出銀兩
本監量爲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器物
愈見精美而四時進供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
辦處止靠屬廠此須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
意蓋爲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於忌諱者也
如謂地租者或云楊村寶坻二處爲言蓋二處地方乃
九河下稍低窪澆泊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
治年間御馬監春夏牧放馬疋本監題准採打蘆葦苫
蓋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此須以爲搬運
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等廠畦租者案查先朝將

本監在內年老內宦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各於本廠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爲優老之需日積月滋漸爲園圃本監量取地租輸之公堂以備脩飾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西瓦廠掌廠官呈稱本廠低窪街衢高岐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脩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脩舉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圓鰲山添雇工匠役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脩理宮後花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菓品併脩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龍鳳船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雕渾貼金

雲龍櫺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
係本監委曲措處而於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
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
肯開報但查得西瓦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
房共三百九十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
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
處內分三小廠每歲共租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租銀
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如在外楊村寶坻
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房獐鹿房馬鞍山大石窩
周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廠皇木廠共
十四處則有地畝千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

鑄鍾殿臺基殿淨草殿稻田殿椒提殿通寶宅隆福寺
琉璃窰墨窰北果園柳花園洗馬房河西花園外油漆
作蜂窩東給殿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
用殿金殿殿外水窖廣通寺張鉞房西安門北小石殿
海眼寺蘆溝橋狼岱地亦有租銀本監該管房地廣潤
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
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報及查先蒙欽差
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監察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三
年正月爲始聽本科道着將該庫監廠積貯合于錢糧
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戶工二部辦用
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

明隱匿叅差等項從重叅治及今帶管大使逐項登記
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
有隱漏叅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該
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然各庫閑領工部辦納具
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覓工資則供應有
賴可免賠累之難據查隆慶元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
照依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
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金在正派之中尚可節省則
其無待於前項房廠稅租以爲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
西瓦廠店房係內府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
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雖

有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爲民害夫何以朝
廷之土地視爲已有濫收租稅充入私囊懼言官聲其
欺冒之罪動輒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於已而以過
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
公費也亦宜報入于官明白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
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勅下戶工二
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
兵馬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
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東儒史九思錢陽顧檜楊俊馮
惠賀錫郝銳周聚范傑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
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蠹國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全需應存多寡以濟才
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
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咨科道官查出叅奏及照揪
提一廠該監皆藉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
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爲申奏已經該部覆奏欽依查
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瀆仍舊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
惟此一廠爲害特甚誠蠹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勅下
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
原額存留其於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
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
之嗜好左右視之爲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

監開稱成造圓鰲山脩理官苑花欄龍鳳船鞦韆架傳
造金豎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
未及外傳者也向者吊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將謂充
足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
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
小人覲覲以爲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之七八矣如
成造圓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
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卽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
知矣况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爲官闈法
裨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効尤欺負則內帑用
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爲賣官鬻爵之

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効忠。少異有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陛下念邊餉指處之難，嚴羣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好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天下幸甚。等因奉聖旨：詹仰庇奏內，乃敢再照人君之禮，這厮悖逆屢次狂妄，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爲民不許黨護。奏擾各監局科道官大使都革了，只照舊行。

始議夫賣妻律

時有夫賣妻者。訟之刑部。問擬賣休買休。斷將其妻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大理寺少卿王諱評稱賣休買休之律。只爲通姦者設。若非因姦。合從其賣。應與買者照舊完聚。刑部仍執夫賣妻者。一向皆用賣休買休之律。問擬如初。王諱遂動氣上疏。奏參刑部命下。刑部會同都察院定議。左都御史王廷謂民間男子。既可賣人爲義男。其妻豈有不可賣者。遂議凡民因貧或有疾病不能相養。俱聽賣妻。疏入。內閣李春芳票旨。允行。仍增入律例。論者謂男女之合。天地之大義也。天地可改易乎。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又曰從一而終。太祖皇帝大明律令。惟妻背夫在逃。從夫嫁賣。其餘諸有所犯罪。

應問罪者與雜異者應七出者與三不去者各有定律原無貧病聽其賣妻之法也密如廷之會議春芳之票旨則三綱五倫各廢其一尚書毛愷明刑弼教者也依違賣妻之議是以刑敗教矣豈非古今一大異哉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瞻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為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循環取利中貴大喜曜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腰玉稱道論罷之及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訕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收令齎本吏

領回體乾仍令齎上中官毒毀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閑住去

己巳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時御史邵永劾奏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駁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旣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平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

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
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
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
通下情而進讜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珍玩最易溺人小
人借之以固寵人主以之而喪邦四曰發繪音視朝御
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祖宗於會
極門設寶座遇有章奏面陳批答今宜漸習以練政體
六曰嚴票旨自七月以來旨多舛謬皆云不經睿思不
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輔臣或內批未協者聽輔臣
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太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有

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覆
奏以防奸僞八曰弘虛受臣下建議當有優容無遽加
以譴罰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
誹謗嘉靖末趙文華以殺李默胡膏以殺楊允繩杜泰
以殺馬從謙其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
召高拱以原官入閣叅預機務兼掌吏部事○刑部尚書
毛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皆致仕
拱以廷論張齊逮問愷擬張齊謫戍爲阿附徐階也日
凌侮之乃各致仕

詔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

履淳上疏陳時政言四方多故萬民失業燕雲遼代中

原之春也而鼙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沃衍之地也而洪波蕩析三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憑陵而嘯聚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奸宄剽敎而師勞宗滿之坐窟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女尾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種可駭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卧薪嘗膽之日也夫嗷嗷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惧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已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諭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預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

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詰屢懲
趙普奚從補牘內批突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失於振
揚厲階啓乎闕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半不
可破迫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風行勢協聚積黨成會
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愠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
奔命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萬議洵
洵皆謂羣小肆侮明良疎間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伏
願膏美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所淆弘曆誓以任君子
勿爲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保瘡痍以昭陽細物
之勤和庶政以蠻夷爲閉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
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殷士僭翁大立等疏經史

經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裁理漸
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
疏入上以履淳妄議朝廷懷奸生事命廷杖下刑部獄
削籍爲民

二月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四月詔諭禮
部遵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選民間淑女十一
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飢

時江以南霖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
揚亦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閔船料三萬八百
餘兩鹽院贖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
司府州縣贖贖二萬五十餘兩兼積貯勸借買穀十五

萬石截漕三萬以賑之

大學士殷士儋上吏部戶部事宜疏

奏言懇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群言以通上下之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圖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竇源委動有成筭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名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宮府纖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名輔臣面賜商諮此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奏

太和香稅卽獲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
言爲哉報聞

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上理財疏○何起鳴上宗藩議
奏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
官卒鼓集坐靡公帑一費也宋之宗室親疎有等散處
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坐
食常餼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兵曰
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則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
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招募
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效則無實徵調以
資擺守而虛彼實此徒置齋送山東義勇諸省民壯皆

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
京兵之不可汰者亦請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又大行鑄
錢之法以通融於五穀之外重積貯之令以盈虛於豐
歉之間庶其恆足乎何起鳴論宗藩禮部覆議國初
親郡王將軍四十九人女九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
女二十八人而祿入已損於初矣迨至今日玉牒四萬
五千一百一十五人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
人歲費米八百六十餘萬倍於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既
困於衣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
則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有其子姓則子姓
日蕃後必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妨

民生計然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暴之禁格於祖訓謀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踟躕而興嗟也久矣安得君相同心造膝熟議破拘繫之格而盡復周宋之法乎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不受朝賀○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兵部尚書霍冀罷

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祖制大壞特設以政府鑄印而授之鸞時事危矣請收其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事完則繳勅納印庶大阿之柄上得而持疏入令會議冀乃上疏言貞吉深

監覆輟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干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楊鎔論。冀鎔爲貞吉鄉人。冀鏗貞吉嗾之。乃各上疏辨。上不悅。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

三月諭加造段疋尋罷之

時尚衣監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十萬部科執奏宜令

所司亟進原造之數，卽宮用不乏，民困亦蘇。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之一，餘悉准歲造之數，不必加。

復以郭乾爲兵部尚書，掌吏部事。

時大學士高拱因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而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旣殊，事體亦異。本兵處分止，憑奏報，別無證據，宜於數處之人各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旣無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僞，皆所熟知，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爲令。

夏四月，京師地震。

京師因有地震之變詔釋尚寶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等千餘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熟審屆期請釋繫獄鄭履淳李芳等三十五人時庾死者已六人而餒瘠者居半詔釋爲民芳等四人充南京淨軍餘繫如故

御史邵陞議選將才

上疏言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略并遴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類出者相與淬勵之歲終延視科道官察其有異等者送部籍記以需將才之選上從其議五月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詔廷杖戶科給事中李已繫獄待訊削給事中陳吾德籍

時已與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奏太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科擾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乃復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蠲除加派海內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畿省饑荒求濟不已可計之臣計苦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貲君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上大怒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德爲民

大學士高拱議重邊方有司○都御史葛守禮疏議土兵拱上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

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
以三年爲率課最者比內進加等陞遷或不次擢用不
職者降三級別用或罷斥治罪夫既到功名之路以散
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乎修職者多邊
方有賴矣上令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守禮言國初制
虜內恃雄閭外聯重鎮帝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字內徙
京師途露左肩所恃者朵顏三衛爲我滿籬而夷情漸
異嚮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
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卽當遣還今二十年
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道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
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

訓息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爲也章下所司

秋七月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先是以勤疏陳六事上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夙以藩邸舊臣恩息至重不忍苟去願披忠獻議以補袞闕敢條爲六事一曰慎陞擢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賍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疏入上嘉納之因四疏乞致仕上溫旨慰留而請歸益力上察其誠懇不得已許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去原如故事復賜勅獎令其子編修陳于陞送父還鄉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湖

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巳于獄爲民刑科給事中舒化

等請釋李已及內犯張恩等分別各罪重輕行罰旨令釋已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疑恩結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翕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棄門外兵馬指揮李承芳疑有奸使收訊之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乃先奏死者以生人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刑逼拷誣執非辜上遂釋校而罪承芳給事中舒化請下法司不聽

九月詔追治錦衣衛都督陸炳罪籍其家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宜剖棺戮屍逮治其子釋姪緒家人陸佐籍其家旨令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爲民家產贓物如數

籍入

虜酋黃台吉等入寇○黃河決

虜酋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總兵王治玉及叅將郎
· 得功死之 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
而坡反爲河時漕政太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關十
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
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大學士高拱請別論方士王金等罪

· 共言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殞於非命不得
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尚書葛守禮
乃會多官鞫于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

趙奮因上言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爲先帝之地今則一主於出而曾不恤後世之議陛下何賴哉宜更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首必以陶仲文爲首今已死矣疏入報聞、

十月虜酋俺荅孫把漢那吉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

把漢那吉酋婦之所鍾愛以郅于俺酋遂挾其妻關入邊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

蠶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因上其議。廷臣譁然。以爲不可。監察御史葉夢熊。乃上疏言。把漢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將致結仇結禍。上怒其妄言。撓亂命。降二級外補。

詔考察科道官。○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干聖怒。薄示降罰。足以懲戒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令科道考察。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消沮。願收回成命。疏入。上報已。有旨了。及會察日。貞吉與高拱去。留異議不合。吏科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貞吉求去。遂令致仕。說者謂貞吉。

雄才直節志在國家而激昂任氣遂致不令云

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以潘晟為禮部尚書張守直為戶部尚書劉自強為刑部尚書○加王崇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衣白金世襲錦衣千戶諸臣遷賞有差

虜酋俺荅執我叛眾來獻諄之時把漢那吉留於我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辱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眾壓境總督王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

盟世服屬無貳矣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而諸酋亦貪漢財物願市俺荅於是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奏告郊廟獻俘正法以厲款功增賜崇古爵秩

辛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給事中笄東光請肅朝儀時未奉旨而舉朝譏笑以爲迂東光憤懣遂發狂疾

二月百官謁見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先是大學士李春芳上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宜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開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至是文武群臣及天下

觀官謁見於文華左門

綱目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隨外補僉事

文輝疏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
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然其意遂起觀望者潛
察低昂窺所向而攻所忌勢無常以亦隨更叛服態
變于今朝賢佞評更于月旦或鄉黨故舊意氣激成致
傷國體論人不先大節乃拾其已往揣其將來陰私之
影響言詞之疑似形諸章奏彼此相詬人已兩失總之
在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夫希旨之人果可終信而不
吾叛乎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况
宰相不以揀時爲賢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在去讒

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陛下慎選言官申勅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時高拱執政小人昔附徐階者皆反面獻諛下石於階故文輝特言之奏入不十日外補僉事以去言雖不用識者避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呂調陽爲考試官取鄧以讚等四百人○廢太監陳洪弟都爲錦衣千戶掌鎮撫司事科臣劾之不聽○議開膠萊河

初嘉靖中山東副使王獻請循元人海運遺跡于膠萊間開河渠一道由淮安清河清江浦歷新開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近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以避海洋

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慎往視之河道都御史萬恭乃上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道流而泥沙一擁遂成澱淤既淤則必衝踈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因議開膠河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
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礫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成奚容更議旣而檟

勤視還亦以爲不便事遂寔

詔議北虜封貢

上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方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之意上曰卿等既議允當其卽行之先是諸司條陳與王崇古議互有異同上以爲未當令部臣更議至是兵部尚書郭乾請如崇古議

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戢氣俱蒼白色○詔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封虜酋俺荅爲順義王

時俺荅欵塞廷議封貢已決乃封俺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荅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

之物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
官有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筭老酋死其
子故誣為中國所虜索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
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近塞為患將帥竭力啖之匿
不以聞

夏四月浙江杭州府栗樹生桃○戊午京師大雨雹○五
月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時春芳位居高拱上與拱不合言者峻擊不休乃五上
疏乞罷許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卯雷震圓丘廣利門鷓
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陝西織造羊絨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四匹計價七十五萬兩。巡按御史乞寢之不聽。

詔令學倉驛遞官得選本省

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非有民社之責。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憫。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八月。俺荅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等賞賚有差。

宣大總督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太

子太保及總副叅遊金幣有差，俺荅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間以遺京貴近邊卒餒瘠無復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

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

上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寢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鴨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頃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泇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以譚綸爲兵部尚書。給事中宋良佐議復遮洋總。

良佐上言。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科。臣胡應嘉欲市息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傳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部議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

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
上事宜下曹司詳議以聞

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十月河道潘季
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季馴疏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
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按問刑條例有故
決盜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
隸徐邳一帶罪止于徒請自今以後徐邳上下為河流
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者一如河南
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議下刑部尚書劉自
強覆請從之

十一月大學士殷士儆致仕○庚午天鼓鳴○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躬。

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竊窺聖容微減於前。夫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之時。願于官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疏上報聞。

十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上諭禮部言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具儀以聞。

壬申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以王國光爲戶部尚書。○刑部尚書劉自強致仕。以王之誥爲刑部尚書。○叙遼左功。加都督總兵李成梁太子太保。高拱加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加太子太師。俱廢。子世襲錦衣千戶。殷士儋加少保。及在籍輔臣趙貞吉。俱廢。子中書舍人。○命錄顏氏裔孫嗣慎。襲五經博士。

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文武群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召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加太子太師掌兵部事。○遣內臣督織于蘓杭。

命遣內臣督織造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蘓杭兵荒久。

因不可再授，卽遣內臣，必擇忠謹安靜者以往。上可之。命擇要者以進，且務安靜毋擾民。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御史蕭廩上言：冊典履行，宮掖太盛，神氣太勞，以致聖躬不安。乞節欲以延壽命。不報。

癸酉，赤風握塵蔽天。○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先是以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江盜。後武弁多令僕夫冒餉，更自為盜，往往白晝殺人，掠其財。于是以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嘗。隸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撲其息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誅之，曰：擊尉法當死，盍大送或

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江卒百千人歎血盟于旌纛祠與守備楊遇春共締尉及部卒攻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而誅其渠魁亂乃平佳胤因請設兵備于池州府止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理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隸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固聞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兵可以鈴束之者乞於池州設兵餉而罷二道之通制者為便報可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運宗沐聞給事中宋良佐議乃力主海運之說于是遷摠

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因上疏言
國有漕運猶人身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
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疏通無滯今茲黃河泛
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
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
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
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警若起自太
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
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穴又其池高
多山石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又且標記島嶼
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

舉時宜而言者。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夫風波係天數。臣豈能料其必無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採擇。因條陳海運七事。部議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詔謫尚寶司丞劉奮庸外補

時奮庸條上五事。言皇上卽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沴未息。外夷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朝政若飭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而宿蠹如昔。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藩邸舊臣。胡忍緘默。謹條為五事。以聞。一曰。保安聖躬。言乞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當衆欲之攻。則聖德日清。

而聖壽益末。二曰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恩威莫測。臣下斂手莫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協于公論乎。卽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敢圖身使朝廷名器。本礪世之具。而敢以市恩。先帝之世。孰敢為此。乞大奮乾綱。獨觀萬化。則上下莫測其機。而政柄不至偏重。三曰慎乃儉德。言歲費有經。入不酬出。今內府取銀已數十萬。求珍寶。作鰲山。鏤金雕玉。國計日虜。所宜痛戒。四曰留心章奏。言諸臣章奏。或關君德。或言朝政。或評人品。或酌時事。皆以効忠。匪有求挾。乞當理者必庸。任直者姑恕。以來忠益。五曰起用忠直。言卽位以來。或以勤政。

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非承望風旨而攻擊以洩憤非迎合權要而薦拔以樹恩皆本于忠直乃遭斥逐乞嘉其批鱗速用以盡其才疏上外補謫知興國州

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

時給事中曹大埜論劾拱大不忠十事言前者聖體違和大小群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飲酒作樂不忠一也東宮出閣講讀當日侍左右乃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卽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數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副使曹金以子女親

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謹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履正志和曰莊。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儼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九月葬昭陵孝懿莊皇后附葬。上時年方十齡主少國疑中人皆思攘臂以弄威福而張居正深中多智耻居二高之下思所以傾之陰與司禮太監馮保結為死生交以圖高而高乃慷慨直諫以

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不忠十也。請如先帝處嵩故事。特賜罷黜。上責大婪妄言。命外調。拱乞罷。上慰留之。時已不聽。拱去。而尚書楊博等連章乞留。詔者以為詭云。

夏四月。浙江黑箐見。

時杭州府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水電隨之。屋瓦皆震。林中鳥雀擊死無算。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贊機務。○詔復胡宗憲原官。賜卹典。

時給事中劉伯燮上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浙直總督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恢復河套。任

家起擢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以親愛門生起擢爲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朝廷耳目拱乃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多拱心腹凡拱罪惡隱諱不言知有拱而不知有陛下不忠六也昔嚴嵩止總閤事今拱兼掌吏部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權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案金六百而叅政河南受侍郎張四維金八百而取侍東宮賊跡大露不忠八也沈鍊劾嵩謫發保安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乃受措千金強辨脫措不忠九也給事中吳時來昔在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

三楹四鋪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三議定期言五月十五日上升九月十五日下降願携妻子居住者聽疏入得旨允行

龍目井化為酒○上不豫召輔臣入受顧命

二十五日巳酉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蓋自孝廟顧託

事過勇而謀或踈宗憲依憑權勢靡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孰既蒙贈廕而宗憲未獲昭雪則何以為邊臣之勸宜加少恤錄乃詔復宗憲官仍賜諭祭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漕議

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大為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宜多方以守之因條上三議一議夫役言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二議舖舍言三里建一舖一舖計屋

天下為已任。恩官府遼絕。詭秘莫測。昌言于朝曰。老臣
謬膺托孤之命。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
而後。凡內降命教。府部章奏。皆公聽。並觀博諮。詳覈遇
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而折衷于老臣。以復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中人側目矣。而拱策馮保。內握
機務。交關兩宮。專恣不可卒制。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
清宮禁。居正陰泄于保。令善為計。保遂矯中旨。以去拱。
六月一日。昧爽傳制。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
曰。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同吾母子。
三人受遺命。東宮冲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以安社稷。
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朝廷威福。輒敢自尊。不復知

有主上罔測其意欲何為吾母子驚懼不安高拱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卽日出京回籍其諸大臣受國厚恩務竭忠報主不得附阿權臣蔑視幼君自今各宜洗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縱騎兵番踉蹌迫逐一夕邁行橐篋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未聞狼籍至此者

高儀遺言曰天運一局事多符合正德初劉健謝遷與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泄其謀于是劉謝去而李獨留今高拱與儀及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貳于保于是二高去而張檀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湖廣人事之奇合如此

之大論曰高拱當出羣之時居保衡之位開誠布公周

防曲慮不阿私黨不顧私家卽古之社稷臣何以加焉
不幸比之匪人反而旋噬狼狽出走資斧盡喪亦足悲
矣而張居正以擅政夷宗視高禍什倍其慘拱死而人
為啣冤居正死而人思割肉則忠邪之辨何嘗不明而
禍福之幾亦安有爽忒哉然拱天姿剛愎持論多偏足
已而不稽于衆任氣而不折于理抱朴忠而專政恃偏
才以蓋人易所謂亢龍有悔殆謂是乎

謹按史臣曰先時法令嚴且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
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謂非義之征絕無名之獻至
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士及卽位間以問
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

驅以充內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娛行幸言光祿供膳必
先期以請候上肯爲豐約上嘗裁取故約者歲省光祿
費以巨萬計其恭儉如此言事之官雖震怒然嘗讓後
嘗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嘗廬大漠之長恭義來
王峭峒憑林之草俛頸就縛卽史稱鳴鐘清渭北
關未足以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
煩先儲貳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能
國未久規模弘遠矣